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知北游

洛水

◎ 著

LOU SHUI

4

吉祥盛会

太白文艺出版社

洛水◎著 [ZHI BEIYOU]

知北游

4
吉祥盛会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北游 / 洛水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6

ISBN978-7-80680-620-3

I. 知… II. 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364号

出版人：李丽玮

策划人：柳雁阳

责任编辑：姚鸿文

装帧设计：悦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幻界STORY 悦读时代

知北游

洛水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1000毫米 1/16开本 85印张 1600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80680-620-3

定价：115.00元（全5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十六卷 黄泉断桥	1
第一章 不再选择的选择	1
第二章 断指明志	7
第三章 逆天	14
第四章 阴阳双修	20
第五章 偷得浮生数日闲	26
第六章 瞒天过海	32
第七章 噩耗	39
第八章 轰轰烈烈闹革命	44
第九章 最接近黄泉天的地方	50
第十七卷 吉祥莲华	59
第一章 逃不掉的桃花运	59
第二章 渔翁得利	66
第三章 阿修罗岛	69
第四章 逃之夭夭	74
第五章 激战长空	79
第六章 运筹帷幄	85
第七章 战况频报	91
第八章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豪杰	98
第九章 莲华花开	104
第十章 暗定盟约	109
第十一章 过桥	116
第十八卷 自在迷图	121
第一章 天梯蓬门	121
第二章 是进还是退	128
第三章 各有巧妙不同	134
第四章 我之天道	138
第五章 易形残玄法	146



第六章	天外天	151
第七章	天壑	157
第八章	难找的玄机宝库	162
第九章	琵琶音对磨剑声	166
第十章	刀光剑影	171
第十九卷	沙罗峰顶	177
第一章	唾手可得	177
第二章	崭新的神识气象术	181
第三章	杀戮的天精	185
第四章	启灵母井	190
第五章	露馅	195
第六章	因祸得福	199
第七章	夜访山魃群	207
第八章	情欲之道	213
第九章	多出来的一根	219
第十章	铁树为谁开	226
第二十卷	绝壑囚徒	234
第一章	斗 心	234
第二章	背水一战	239
第三章	蚀魂壑	247
第四章	用心不良的访客	252
第五章	螺旋生死气	259
第六章	森罗万象魔煞玄劫	265
第七章	共时交点	270
第八章	尸斑	274
第九章	人形逆生丸	279
第十章	因为遗憾，所以美丽	284

前情提要

在红尘天，楚度的妖军与吉祥天展开激烈对战，林飞暗中扩张势力，并与吉祥天勾结，导致魔刹天在大决战中失败。在林飞与吉祥天联手打压下，妖军处处失利，关键时刻，阿凡提的出卖和清虚天的背叛令魔刹天全线溃败。为了防止碧潮戈倒戈，楚度逼使海龙王与公子樱决战。

楚度与林飞将面临最终的对决，谁胜谁败？败者的命运又将如何？正当林飞坐上魔主之位，意气风发之时，色欲天的天精大举入侵，整个北境面临生死存亡……

» 第十六卷 黄泉断桥

第一章 不再选择的选择

四周静寂无声，我愣愣地看着甘柠真。

从不放弃么？哪怕饥寒交迫，哪怕头破血流，哪怕曾经是一个弱小的妖怪。我闭着眼，听自己血脉流动的声音，如冰层里艰难穿行的河流。

螭枪、魅舞、神识气象术，我全尝试过了。这里是怨渊最强大的核心，面对一个超越想象的恐怖存在，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如今已是无计可施。

“小真真，我尽力了。对不起，是我拖累了你。”我喃喃地道。闭着眼睛，黑暗将我包围，有一种释然后的疲惫。连楚度都无法做到的事，我更加无能为力。

甘柠真轻轻握住我的手，握得很轻，像柔软温暖的羽毛。

“小真真，我想听你唱歌。就是在人鱼族的族地时，你哼的歌。”我梦呓般地道，“很温暖，很安静的歌声，想再听一遍。”

“原来那时，你没有睡着。”

“现在我却想睡了。这些天，实在太累了。这一辈子，我活得太累了。活着就像打仗一样，没有喘息的时候。”

沉默了一会，甘柠真轻声道：“那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歌。被家父遗弃以后，她常常哼唱那首歌。对着茅屋凄败的窗口，对着枯荒的草木，对着深夜幽暗冰凉的湖水，抱着我，她一遍遍哼那首歌。

“于是，窗根的灰尘亮了，露珠在草叶尖上闪光，湖面阴湿的水雾是仙女们美妙舞动的纱衣。快乐的，满足的歌声，听不出一点点悲伤，没有彷徨，只有不息的力量。有时我在想，你们真的很像，哪怕再苦、再艰难，你们都不会倒下去。”

她慢慢地说道：“有一种人，是永远不会倒下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都能够望见星光。”声音柔和而有力。

“你总是那样不服气，又不肯认输。在水六郎的玄冰阵里是这样，在夜流冰的葬花渊是这样，在碧潮戈的琅环崖上也是这样。我常常在想，一个法术低微的人，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多困难的事呢？一个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人，怎么可以去保护别人呢？”



“你却偏偏可以。就算你毫无法力，你也可以。因为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你都会大口地呼吸，用力地，拼尽全力地呼吸。”她的手热得发烫，热力仿佛缓缓渗透我的血脉。

“就像那些荒漠的沙石壁里，冰雪掩埋的深处，顽强生长出来的绿色。即使冰层再厚，岩石再密，生命的种子都会竭尽全力地向上拱。不会停止，不会放弃，不会绝望！”

“所以，我不会唱给你听。因为那首歌，你早已在唱了。”

她忽然用力握住我的手，紧紧地，握得我生疼：“睁开眼！林飞，不要软弱地闭上眼睛！林飞从来不会这样！”

“睁开你的眼睛！”

我睁开眼，眼里恍惚有水光弥漫了她的脸。

“在那里。”她指着虚无的远方，“那里有希望，你会带着我们看到它。”

我蠕动着嘴唇，颤栗着，我凝视了她很久，有咸咸的液体沾湿唇角。

“告诉我，你大声地告诉我，活着就有希望。”清丽出尘的仙子像个小狮子一样吼叫，眼中含泪，“这是你告诉我的，现在我要你再告诉我一次！”

忽然间，我觉得很幸福，很满足。虽然她没有哼唱，但我听到了那首歌。

“活着就会有希望。”我慢慢地道。

“活着就会有希望。”我反握紧她的手，一字一顿地道，“我不会放弃，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我相信。”

我开始重新研习解结咒，潜心琢磨。只有解开“它”留下的诅咒，我们才有希望逃出去。时间一点点流逝，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依然毫无所获，只知道自己睡了练，练了睡。

楚度一直凝神不言，似乎也在苦思解结咒的奥妙。这实在是一种煎熬，看不见白天黑夜，看不见任何新鲜的景物，周围的世界永远一成不变。时间显得特别冗长而枯燥，令人空虚得要发疯。

也不知海姬现在怎么样了，虽然服下葳蕤玉葩，但已过去两天，恐怕她又会受到怨渊的影响。我机械地默念解结咒，愈发心事重重。

甘柠真柔声道：“不用太着急，慢慢来。”

我叹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早知如此，我平时就该多花点心思修炼解结咒。”

“你要相信自己。”甘柠真郑重地道，“这几天，我反复思索海沁颜的日志，觉得怨渊最怪异的地方在于——它会让我们对一切产生怀疑，怀疑所见所闻的真假，怀疑身边的人，怀疑自己，直到怀疑所有的一切，直到精神渐渐垮掉。”

“你说得没错。”我心中一震，即使甘柠真和我，也曾相互疑神疑鬼。“所以海沁颜到了最后，已经完全失去信心，连自己究竟在哪里都无法确定。”

想了想，我灵机一动：“小真真，你也试试解结咒，说不定你冰雪聪明，一下子就练成了。”并将解结咒逐句念给她听。

“术藏七窍，咒生心府……。”甘柠真依法默念数句，脸上忽然露出痛楚的神色，手抚胸口，抖个不停。

“哪里不对劲？”我急切地抓住甘柠真的手，玉手滚烫，脉搏跳动得飞快。

甘柠真颤声道：“法诀运转到‘推心调谐’时，心痛得好厉害。”

我迷惑不解：“这一句我练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你运岔气了？”下意识地运转“推心调谐”这句口诀，突然间，从甘柠真振动的脉搏内透出一丝热流，传入我的手心，紧接着，我的脉搏也开始加快，像有一道无形的锁链，将我和她的脉搏相连。

“怦——怦——”我和甘柠真的心跳也变得完全一致，如同两个人在共用一颗心脏，彼此的心脉经络丝丝相扣，贯联一体，同时运转解结咒。她心脉的每一次律动，都推动着我的心脉，我再反过来推动她，仿佛争相追逐的浪头。

在我和甘柠真合力下，解结咒中晦涩难明之处像被大浪冲垮，变得一马平川，畅通无阻。“刚施而退，柔化以滋……”我们一路势如破竹，心脉随着咒诀忽快忽慢地跳动。原本修炼到半途时，往往心脏狂跳，难以负荷继续，现在则变成两颗心一起消化压力，彼此分担。

一根根亮晶晶的咒丝凭空出现，在我们周遭闪灭，宛如烟花盛放。从对方的眸子里，可以看见彼此眼中闪耀的光芒。等解结咒运转到“雄不独处，雌不孤居。”这句要诀时，我恍然大悟，难怪吐鲁番修炼终生无成，解结咒需要男女合修，阴阳相济！

梦幻般的晶丝迸溅闪烁，像沐浴在美丽的光雨中。千万根咒丝最终化作两根，相互缠绕，打成了一个同心结，袅袅消散。

“成功了！”我兴奋地大叫，我和甘柠真同时修炼成了解结咒。原来，解结咒的真正境界并非在于解，而是结。以心脉之力化作同心结，两人同心，其利断金。才是破除一切诅咒的力量！

楚度仿佛叹息了一声，眼神中闪过一丝惘然。

“小真真，你歇歇，让我来破咒。”咒术初成，我意气风发，默运千千结咒，体内闪出一个晶莹光丝打成的同心结，向外扩散。

同心结过处，空气像水一般扭曲，开始剧烈震荡，整个空间发疯似地抖动，裂开密密麻麻的洞孔。一只只怪眼从洞孔里掉出来，眼内流出腐烂发臭的血水。在这一刻，我的神识清晰“看”到了“它”凝视我的眼神，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怨毒和绝望，和浓得无法化开的两亿年的悲伤。

四周响起鬼哭狼嚎般的泣呼声，虚无的世界崩溃了，怪眼纷纷碎裂，血汁脓水到处流淌蔓延……渐渐地，竟然化成了碧蓝的海水，翻涌流动。眼前，一点点呈现出广漠起伏的海床，粗糙峥嵘的礁岩，以及海沟深处的怨渊。

我们看到了“它”！“它”从怨渊里轻轻跃出，在海底游动，方圆万里，鱼虫绝迹，藻草不生！

“它”浑身金光耀眼，像一个光芒万丈的太阳，照亮了这片荒凉的海底，令人无法直视。无数只明亮的眼睛镶嵌在浑圆的身躯上，像无数颗眨眼的星星。“它”或许可以称作“它们”，因为这些眼睛时而会跳出来，在海水中游荡，穿入怨渊，又鱼贯而出，宛如一群流星划过湛蓝的天空。

“这是‘它’！原来它这么‘美’！”甘柠真轻呼道，我们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地望着“它”。这是一个美丽得近乎辉煌的生物，像一座眩目的宫殿，令荒芜的四周生出璀璨的光辉。

“‘它’死了。”楚度冷静道，“这是两亿年前的情景。”

“解结咒理应破除了‘它’的诅咒。”我沉吟着，试探着走近“它”，慢慢伸出手。手掌像穿过空气一样穿过“它”，灿烂的光芒照在我身上，感觉不到任何温暖。



这的确是两亿年前的“它”。

甘柠真好奇道：“以我微弱的神识，怎能和你们一样，来到两亿年前的金乌海？”

我和楚度微微一愣，她说得没错，甘柠真应该看不到两亿年前的时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诅咒并未解除，我们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幻境？

碧波流动，视野的尽头，出现了一个金发金甲的女子，正朝我们的方向缓缓游来。她不敢靠近，只是站在远处，我们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它”。

我眼睛立刻发直，连楚度也看傻了。这个金发金甲的女子，实在太美了。即使是最华丽多彩的词藻，也无法描绘出她的美貌。

甘柠真、海姬、鸠丹媚都算得上是绝色佳人，但和她一比，简直就像是凤凰边上的麻雀。她的肌肤比象牙更白腻，她的长发比阳光更流烁，她的眼睛比海水更蓝澈，她的嘴唇胜过了世上最娇艳的花瓣，她的声音让最美妙的琴弦也哑然失声。

她站在蓝宝石般的海波中，像一个最深最美的梦境，足以打动任何桀骜不驯的灵魂。

“她一定是海沁颜。”隔了好久，甘柠真道，“两亿年前，海沁颜身具三个第一的桂冠。北境第一高手，北境第一玄师，和北境第一美女。”

“就算是两亿年后，也是北境第一美女啊。”我咂咂嘴，不禁心驰神往。遥想海沁颜当年，丰神绝世，才色无双，不知多少男儿拜倒在她脚下。为了这样的女人，想必有不少英雄豪杰甘愿为她赴汤蹈火，宁死不辞吧。

一念及此，我的神识猛然被外力拉拽，诡秘的怪眼出现在神识中。刹那间，仿佛无数道电流冲入体内，我浑身发麻，脑海里嗡地一声巨震，意识竟然与“它”重叠在了一起。

无数画面在脑海中走马灯般地闪过，我似乎变成了“它”，拥有“它”的记忆，“它”的感受，重新经历两亿年前发生的一切，就像迈入了一条光阴的河流。

这是“它”最后的告白，两亿年前的秘密像一扇生锈的铁门，突然向我轰然开启。

诞生于怨渊，“它”可以预见未来，可以随意进出不同的时光河流。“它”是上苍的宠儿，因为“它”拥有真正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

然而，亿万年，孤独地生活在这里，生活在辉煌而荒凉的海底，对着永远空空荡荡的水波。没有任何生灵可以接近“它”，灿烂的光芒美丽而致命。无论选择哪一条光阴的河流，都是如此苍白。

冗长神奇的生命，原来只是一座寂寞的广寒宫。

每一天的清晨，“它”总是跳出怨渊，呆呆地仰望海上的世界，一天又一天，听海潮重复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沉默。

直到遇见风姿绝艳的海沁颜。美丽的女子站在海波中，远远地望着“它”，忽而微笑，笑靥如花。从此，寂寞的宫殿不再是一个人。

“它”竟然爱上了她！一个异物，奇迹般地爱上了人类。“它”毁去了自身强大的灵力，变得黯淡无光，数万只星星般的眼睛在这一刻，全瞎了。不再有灿烂的光芒，生命却从此焕发出了最耀眼的光彩。她可以靠近了，可以靠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话，让她的手温柔触摸。哪怕明明预见到未来“它”死在她手中的一幕，却还是固执地选择了相信。

相信她，比相信自己更相信她，相信时光的河流不应该是苍白而孤独的。从此，海底多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脉经海殿。从此，“它”不再寂寞，亿万年的生命不再是寂寞的，因为有她陪伴，耳鬓厮磨，亲昵嬉戏。不需要再选择，因为那已是一条最美的光阴河流……。

“这就是海沁颜的日志里被撕去的故事，是‘它’告诉我的。”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喃喃地开口道。神识内，“它”渐渐与我剥离，怪眼越来越模糊，所有的画面一一隐去。这些画面的闪过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后来呢？”甘柠真追问道。眼前，海水簇拥着她和“它”，彼此凝望，温柔的波涛声宛如娓娓诉说。

“后来和我们猜测得差不多。‘它’被海沁颜无情背弃，试问一个风光无限的当世第一美女，又怎能生出畸恋的丑闻？何况脉经海殿已经建成，‘它’再也没有了利用的价值。”我摇摇头，“‘它’被海沁颜和女武神们偷袭围杀，负伤逃入怨渊，死前神识不散，怨气凝结，留下了铭心刻骨的痛苦诅咒。”

默然半晌，楚度森然道：“这是‘它’背弃自己的结果，真是一个可笑的蠢货。”

“咻”，甘柠真一个清脆的耳光，打在了楚度的脸颊上。楚度呆若木鸡，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甘柠真居然打了他一记耳光。

“你，没有资格侮辱‘它’。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毒害的人，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甘柠真咬紧牙龈，胸脯急促起伏，一字一顿地道。

我半晌沉默。小真真看似温和，骨子里燃烧的却是倔强刚烈的血。楚度的话，可能触动了她心中隐藏的亡母伤痛。

楚度目光凌厉地盯着甘柠真，似乎在拼命克制心头的怒火。许久，还是沉默了。

“‘它’的确死了，留在怨渊里的只是‘它’的尸体和怨气。”我叹了口气。

甘柠真激动地道：“‘它’本可以活下去的。负伤逃入怨渊的时候，‘它’还没有死，只要再重新选择一次，就可以避开死亡的宿命。”

“它”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因为如果这样，就再也遇不到海沁颜了。苍白荒冷的时光河流中，不会再有浓烈的色彩。

还是选择了相信啊。哪怕留下了怨毒的诅咒，在临终的一刻，还是选择了相信。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吧。我心中怅然若失，这是怎样的情感呢？相信对方胜过自己，这兴许是甘柠真不再受怨渊咒术影响的原因。

“海沁颜的死，真的是报应啊。”甘柠真低声叹息。

“换作是你，你会嫁给一个异物吗？”楚度忽然对甘柠真冷笑。

甘柠真愣了一下，楚度道：“说，永远比做容易。”

我苦笑：“海沁颜摆脱不了‘它’，所以只有杀了‘它’。”

“‘它’终究还是无法逃脱宿命。”楚度目光闪电般掠过我。

我心中一寒，命运难道真是上天注定，无法改变？即使拥有选择权力的“它”也无法逃过。

可甘柠真却说，这样的宿命比逃脱更高贵。

怪眼在我的神识内彻底消失了，周围的海沟、岩石慢慢氤氲，化作了晃动的虚影，海床像蜡烛油一样融化。

我忽然明白过来，眼前见到海沁颜和“它”的一幕，并非我们踏入了两亿年前的时光，而是它在临死前，留下的一点意识形成的“宙”。所以甘柠真也能亲眼目睹。这是留在“它”记忆最深处，在生命最后一息的念头。

整个宙在缓缓消失，海水越来越稀薄，把“它”和她渺渺带走。我知道，“它”现在彻底死了，魂飞魄散，意识怨气消亡。

“轰”，天崩地裂，山石炸溅，我和甘柠真、楚度又回到了洞壑底。脚下形如怪眼的岩石，已经碎成了一堆粉末。在我们眼前，是那个不断融化的宙，像一幅渐渐缩小的画，依稀还能瞧见“它”和海沁颜。

这是我望见他们的最后一眼宇：在那一刻，金发金甲的女子看着“它”，忽而微笑。笑靥如花。

这是他们初见的光景。

从此，寂寞的宫殿不再是一个人。

从此，相信她胜过了相信自己。

不用再整天望着海上的世界发呆啊，所以宁可被欺骗，宁可被熄灭，宁可不再选择，也要固执地踏入那一条光阴的河流。

只因为那是一段有怨，却无悔的彩色时光。

只因为爱是残酷的。

更是美丽的。

不知何时，耳畔传来甘柠真轻柔哼唱的歌声。

她告诉我，歌的名字，叫做“希望”。只要心存希望，“它”就从来没有真正死过。

第二章 断指明志

附近的岩山纷纷塌陷，化作粉末飞扬。没有怨气的支撑，‘它’坚实的尸体开始风化。

我们三人很快找到了海姬和女武神们，除了海姬还像个人样，其余的女武神早已形销骨立，奄奄一息。我当仁不让地施展解结咒，英雄救美。当同心结的晶丝闪过时，她们的皱纹缓缓消失、肌肤舒展，变得丰润，灰白干枯的头发重新闪耀出光泽。

甘柠真向海姬讲述了我们的遭遇，说道这些女武神身上发生的异变，听得海姬花容失色，女武神们望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感激。我心念微动，如果海姬真的死了，脉经海殿大有可能掌控在我的手中。

“小无赖，你怎么又抛下我，一个人去拼命？”海姬又嗔怒又心疼，扑入我的怀里，眼中泪光盈盈，“我是不是你的累赘？总要连累你救我。下次再把我打昏，我可饶不了你。”

“当然不是累赘了，海武神一看就是旺夫相。你看，我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嘛。不信你摸摸，全身上下一根毛也没少。”我笑嘻嘻地抚摸她的发丝，贴近耳鬓小声说，“当初说好了，每天抱一次，亲一次。咱们这么久没见了，该亲多少次？抱多少次？”

海姬羞涩地一笑，我一本正经地道：“不消三天，你一定会胖出一大圈。”

“为什么？”

我坏笑道：“你想啊，要亲那么多次，抱那么次，还不把你弄肿了啊？”

“你真是个无赖。”海姬面红耳赤，轻轻掐了一下我的腰，“那我先把你弄肿。”

我听得心中一荡，想起她欢好时的诱人风情，搂紧了海姬的蛮腰，我悄然说了个男人消肿的闺床私话，惹得海姬吃吃直笑。一行人开始按原路返回，四周的山脉像推倒的沙塔，纷纷塌碎，空中洒满了纷纷扬扬的粉末。没有了诅咒，我彻底放开身心，施展神识大法，体会怨渊这个宙的裂缝的奇妙。

神识似是钻入了一条幽深的隧道，飞驰而过，时而遇到分散的岔口，却又能在每一条岔道内同时飞驰。就像一个人，正在不同的时光中漫游，无数奇象生灭，变幻流逝。我忽然意识到，如果当初我陷入幻境，在时光的迷宫中沉沦，或者也是一种真实。在无数条光阴的河流中，没有真假，也不分真假。

因为即使虚幻，也是一种存在。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我不由得轻声感慨，这一刻，仿佛经历



了无数，我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时光中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害怕龙蝶？我蓦地大彻大悟，真正的自己，兴许是我，而不是将我创造出来的龙蝶！鹿死谁手，哪一个自己才能吞噬对方，不到最后永远不知胜负。

放声大笑，我驾着绞杀，旋风般冲出了怨渊。

碧潮戈正守在井边，焦灼地来回踱步，瞳孔内血丝隐隐。此时，已是夜半三更，寂静的镇邪殿内，回荡着他一个人沉重的脚步声。想来碧潮戈一定不眠不休，为了我的安危苦苦担忧。瞧见我，他脸上顿时露出激动的神情。

“碧——”话到嘴边，被我硬生生地压下，“碧——潮戈！如你所愿，我把楚度带回来了！”我恶声恶气地道，向碧潮戈暗暗使了个眼色。私放外敌，必然犯了楚度的大忌，虽然楚度已经猜出了几分，但我还是要尽量为碧大哥开脱。

楚度负手立在我身边，嘴角微微牵动，似笑非笑。

不等碧潮戈开口，我已是一连串的话脱口而出：“当初和你约定，你让我们进入怨渊，我替你打探楚度的消息，营救你的魔主。如今大功告成，你我两不相欠。”

碧潮戈一愕，旋即明白过来，对我微微一笑：“飞弟，何须如此？”对楚度坦然道，“恭喜魔主，安然返回。林飞和甘柠真是我私自放入金乌海的，与他人无干。碧某自知罪责难逃，请魔主惩处，碧某甘心受罚，绝无怨言。”

楚度森然地望着碧潮戈：“你好大的胆子。”一指海姬等人：“你理应知他为谁而来。”

碧潮戈沉声道：“碧某只有这么一个情投意合的兄弟，他虽少不更事，但有一腔热血，营救心爱之人，我岂能阻拦？”看着我，他笑得骄傲而心酸，“飞弟，我虽然劝你不要入渊，但你真的进去了，大哥又高兴得紧。这才是血性男儿，这才是我海龙王的兄弟！若是我当年有你的几分勇气，也不致痛失了心爱之人。”目光黯然。

楚度沉默了许久，仿佛一下子变得很疲惫。挥挥衣袖，他对碧潮戈道：“军法无情，你自行鞭杖一千，即刻领军杀往沙盘静地，戴罪立功。”

我仰天打了个哈欠：“老楚，我不也把你救出来了吗？没有我的解结咒，你至今还困在怨渊里呢。凭什么要碧大哥受责罚？我也不指望你感恩图报，只要让我带着海姬她们离开罗生天，就算你心胸宽大，不是恩将仇报的小人。”

楚度淡淡一叹：“好，我还你的人情。潮戈，你就不必领罚了。”话锋一转，道：“楚某只答应放过你和甘柠真、海姬，可没有答应放过这些女武神。”

我心中一紧：“你想怎么样？”

“潮戈，杀了她们。”楚度面无表情。

碧潮戈嘴角微微抽搐，立在原地，没有挪步。海姬、甘柠真她们纷纷怒叱，亮出兵器，剑光金盾光芒闪耀，杀气冲得须发皆寒。

楚度冷然瞥了一眼碧潮戈：“潮戈，还不动手？莫非你要反了？”

碧潮戈木然片刻，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楚度膝前，一言不发。我脑中嗡地一声，仿佛半空打了个晴天霹雳，热血直炸头颅。

“大哥！”我猛扑上去，拼命拉拽碧潮戈，嘶吼道：“大哥，你怎么可以为了我这样做？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起来！你站起来！”

碧潮戈低着头，死死跪倒在地，任凭我拉拽，如磐石纹丝不动。

我含泪痛苦地抱住碧潮戈：“大哥，是我没有用！是做兄弟的没有用，才拖累了你！”

你起来，站起来！你不能这样委屈自己！”金乌海内，妖兵千军万马，即使我和碧潮戈联手，也无法带着女武神们杀出重围。而我又不能放弃这些女武神，因为海姬必然要和她们生死与共。碧潮戈清楚知晓这一点，才会为了我，弯下铮铮傲骨。

否则，他是宁死也不会跪的。

“大哥，我对不起你，是我无能，我无能啊。”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躯体近乎麻木，整个人变得空空洞洞，血管内奔腾的热血倏然发冷，一直冷到了骨髓。

碧潮戈还是一言不发，雪白的长袍激烈抖动，像一棵折倒在风霜中的琅玕树。这个天神般的人，此刻仿佛被打落凡尘，沾满污垢泥泞。我呆呆地看着他，好像看到幼时乞讨的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啊！我悲愤得想要怒吼。

神识内，一头七情六欲怪蓦然暴涨，化成光芒闪耀的冰火奇兽。它身躯雄壮威武，脑袋如火球滚动，耸出一根根熊熊燃烧的犄角，宛如一顶璀璨的皇冠，八条寒光剔透的肢臂均匀分布在两肋，各持一根冰杖。它仰头厉吼，吼声震得我心疼。

我读懂了吼声的含义，原来任何的高贵，任何的铁骨，也敌不过强大的权势。我松开抱住碧潮戈的手，震颤着，一步步往后退。

海姬颤声道：“小无赖，我们拼了！”就要动手。

“等一下。”我冷厉的声音回荡在殿内，让自己也吃惊，“楚度，说说你的条件吧。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交易的。”我的话语里不带一丝感情，像午夜冰凉的殿石。“这几十个女武神的代价我还付得起。说吧，要怎样才能放我们走？开出你的条件。”

楚度凝视着碧潮戈，一声长叹：“潮戈，你是个英雄。你的大礼，我受不起。”缓缓跪下，还了碧潮戈一拜，将他扶起。

我转过头，无颜以对碧潮戈。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却笑得我心酸。

楚度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可以让这些女武神离去，不过明年腊月，你要来鲲鹏山脉的魔主宫一次。这就是楚某的条件。”

“好！”我咬咬牙，一口应承。老子不傻，承诺只当放了个屁。古书有云：“遇文王，讲礼乐。逢桀纣，动刀枪。”楚度你不仁，老子就可以不义。

“你尽管放心，到时楚某绝不杀你。”楚度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你若畏惧不来，也由得你。”

我暗叫楚度阴险，如果我因为胆小害怕而爽约，一定会在心中留下阴影，从而影响法术精进，甚至停步不前。我明白得很，那颗埋在楚度心中的猜忌毒种，已经悄悄发芽。否则以他平日的气度胸魄，断然不会在碧潮戈跪倒后，对我提出交换的条件，还暗藏阻扰我法术精进的祸心。

“希望到时我还能在鲲鹏山脉看到一统北境的魔主大人。”我语含讥讽。明年，说不定楚度已经兵败身亡。高高在上的吉祥天，是不会放过楚度的。而公子樱、庄梦，又岂是好相与的角色？魔刹天和清虚天的结盟只是权宜之计，不扳倒楚度，沽名钓誉的公子樱如何对死去的八大名门掌教交代？楚度一心逐鹿天下，却不知他的人头也是别人眼中的肥肉。

楚度豪笑一声：“潮戈，加急传令下去，任由他们离开罗生天。”丢给我一块乌金丝暗花纹令牌，对我道：“这是魔刹天至高无上的‘遵行令’，可保你等安然无恙。不过



出了罗生天，楚某的手下可不会放过脉经海殿的余孽。你再护着她们，就未必能活着等到来年之约了。”

“我们走！”我接过遵行令，本想向碧潮戈道别，犹豫了一下，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向殿门。只要出了罗生天，以我的补天秘道术，除非遇上楚度，否则便是龙归大海，天高任鸟飞。大不了放弃这些女武神，反正她们也只是我利用的工具。

楚度在身后吩咐碧潮戈：“封锁怨渊入口，关闭镇邪殿。任何人如敢接近，杀无赦。”

我收住脚步，回过头，对楚度笑了笑。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或许本该是我吧。

“连‘它’都无法逃脱宿命呢。”我意味深长地道，故意忽略楚度铁青的面色，放声长笑，仰头跨向高高的门槛。

跨过门槛的瞬间，“啪”的一声，我硬生生扭断了自己的左手尾指，鲜血迸溅。

“你做什么？”甘柠真面色大变，海姬急得眼泪也出来了，赶紧上来为我包扎伤口。

“你们不会明白，今日碧大哥为我做出的牺牲。”我慢慢地道，掏出遵行令。椭圆形的令牌像一只嘲弄的眼睛，冷得发热，热得烫手，烫得我心痛。

这是碧潮戈用一跪换来的。它是碧潮戈的屈辱，更是我的屈辱。当我以为自己拥有强劲的法力，可以不再乞讨时，却要别人来为我乞讨。

世事总是TMD如此残酷。

我艰难地笑了笑，笑得苍凉而悲愤：“因为我也曾跪过。如今，我害得大哥和我一样了。”

我忽然明白，在我心中，也许早已把碧潮戈当作了另一个父亲，而不仅仅是大哥。

“他那样的人，怎么能跪？”我的笑声比海水更幽冷，比哭声更凄凉。那样天神般的人物，怎么可以忍受屈辱？

“这一刻，我林飞断指明志，天地作证，神鬼为鉴。碧大哥为我受的侮辱，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如违此誓，叫我林飞不得好死，生生世世，为奴为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尾指丢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踩得粉碎，大步跨出了门槛。

这一步跨出，从此，我要对自己狠，对敌人更狠。

这一步跨出，我决意逐鹿天下，拼命往上爬，用权势让他人向我乞讨。楚度，总有一天，我要你像野狗一样跪倒在我的脚下，我要用最残酷的手段，让你尝尽世间痛苦，生不如死，我要你失去所有的一切！

“小无赖，这都怪我。”海姬痛惜地轻抚我的残指，女武神们更是对我感恩不尽。

“别傻了。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和碧大哥的错。”我平静地道，径直穿过重重殿宇，我搂住海姬，用肩膀遮住她的视线，尽量不让她看到一片狼藉的脉经海殿。巡逻站岗的妖兵已经得令，爽快地放我们通行。海姬死死盯着他们，目光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焰。

我轻声道：“他们只是工具，该死的是楚度。”

海姬点点头：“姐姐她们还在红尘天吧，她们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罗生天十大名门决意鱼死网破，所以海妃她们杀向了魔刹天。”我骑上绞杀，把道法会的事告诉了海姬。

绞杀变大后，足够容纳几百人。我们迅速离开了脉经海殿，一路上，借助遵行令，我们有惊无险地通过重重关卡。一出金乌海，立刻向天空急速飞去。

“我们去哪儿？不如我们也去魔刹天，你放心，姐姐当众答应我们的婚事，便不会

反悔。”夜风吹得海姬金发飞扬，她从身后靠上来，轻轻贴住我的背。

“去魔刹天不太妥当。楚度很快就会收到罗生天进攻魔刹天的消息，做出相应对策。魔刹天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战场，这趟浑水我们不宜掺和。”我心中暗忖，海姬实在太天真了，海姬狗眼看人低，恐怕做梦都想反悔这桩婚约呢。

“那殿主她们不是很危险？我们应该赶去援救。”一个女武神担忧地道。

我心中冷哼，为了这些女武神，害得碧大哥忍辱出丑，不把她们好好利用一番，难道便宜了海姬！亲切地对女武神一笑，我嘴上循循善诱：“一来，魔刹天地域茫茫，海殿主她们又是潜踪匿行，秘密出击，想找到她们谈何容易？二来，罗生天十大名门出动的都是精锐，你们法力不够，反倒连累了她们的行动。其三，等你们赶到魔刹天，那里的各处天堑必然被楚度派兵封锁，设下重围，你们以少击多，必死无疑。若被活捉，拿来威胁海殿主，岂不更坏？”这第三条，我是特意针对海姬而言，见她和女武神们都默默点头，我心下一宽，又道：“其四，你们要为脉经海殿的万年基业着想。海殿主她们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必死之心而去。你们这些人，说不定已是脉经海殿最后的骨血。留着有用之身，图谋报仇雪恨才是。”

“我听你的。”海姬毅然道，女武神们自然都以她马首是瞻。

我胸有成竹：“我们要在罗生天住上一段时日。”

海姬困惑不解：“为什么？我们应该尽快逃出这里才是啊。”

“眼下，各处天堑都有妖怪重兵把守，我们一出罗生天，楚度势必得到消息，派兵追杀。所以最好的策略，莫过于先找个地方躲藏起来，避开这段风头，再做打算。同时也能出其不意，让楚度无法摸透我们的行踪。”

“罗生天妖怪众多，不是更凶险吗？”

“你别忘了，楚度亲口承诺，保证我们在罗生天的安全。只要我们在罗生天呆一天，他就一天不能动我们。”

“那我们该往哪里躲？”

“原本迷空岛是最佳地点，有我在，可保你们在死亡禁地内毫发无伤。但楚度曾和我共探迷空岛，我想得到，他恐怕也能想到，这一招奇兵便不能用了。我们要找个罗生天的小门派，要最早被剿灭的。躲在那里，附近妖怪的兵力会薄弱许多，也不会引人注意。但这个小儿派的地点要偏僻一些，远离各处咽喉要道，又要距通往红尘天的天堑近一些。这个海姬你来拿主意。”

甘柠真问道：“你打算去红尘天？”

“魔刹天不能去。清虚天与魔刹天结盟，也不能去，只有逃往红尘天了。”我沉吟道，“过不了几日，红尘天的妖兵都会向魔刹天聚集，所以那里妖怪的防卫不会像道法会时森严。烟岚山的天堑我们也闯过，没有太大凶险。大不了，我们回到龙蝶的洞府，在那里住上一段时日。唉，现在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鸠丹媚到底在何处。”

甘柠真柔声道：“放心吧，以鸠丹媚的身心智，自保绰绰有余。何况她是个妖怪，对付魔刹天的小妖们熟门熟路，有的是花样百出的玲珑手段。”

海姬和女武神们商讨了一下，很快选中一个叫做凝脂宗的小门派，作为我们暂时的藏身点。凝脂宗位于罗生天北面的百花洞，门人弟子仅有千人，是最早被魔刹天剿灭的门派。而百花洞相距天堑，也只有半天的飞行路程。

夜色浓沉如墨，天空星稀，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绞杀开始向北疾飞，途中，偶



尔会遇到一些巡巡逻曳的妖怪，在绞杀风翼拍击之下，他们根本无法近身。

我目光扫过女武神们金光闪闪的盔甲，暗自皱眉。这身装扮太显眼了，明日一定要换掉。这几天，我们要昼伏夜出，还要反复迂回绕弯，尽量不让楚度摸清我们的行程路线。

海姬的娥首倚靠在我的背上，低语诉说相思之苦，慢慢睡着了。她是豪门暖房里浇灌出来的娇贵黄金花，不知人世艰苦，我却没有她的福气。

很早，我就尝尽了世态冷暖酸楚，知道什么是艰难。

坐在绞杀背上，我犹自苦心筹措，想了很多以前不曾想过的事。我并非孤身一人，只要海姬一死，海姬的脉经海殿就会被我牢牢掌控；通过甘柠真，我也可以牵制公子樱；魔刹天血戮林的土著妖怪和我有些交情，和游牧族首领獠侯的关系也不差，夜流冰的死敌，老谋深算的老狐狸阿凡提欠我一个人情；而吉祥天，更是我最大的靠山。这些都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

忽然想到龙眼雀曾经告诫我，在没有迈入阿赖耶态之前，最好别让楚度看到我。我的心“扑通”跳了一下，为什么龙眼雀会这么说？当时我浑然不在意，如今细细思量，这句话十分奇怪。

难道她早已料到，楚度会对我生出猜忌之心？她并非什么玄师，也不是怨渊，怎能够预知未来？除非她是以龙眼感应到了这一点。而什么样的人，才会让楚度也猜忌？对绝世高手，楚度向来是惺惺相惜的。

答案呼之欲出。

夜风刮过，我猛然一个激灵，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怨渊见到的一幕，莫非是真的？我才是上苍注定的魔主？回想起来，沙罗铁树开花的那一年，正是我进入北境的时刻！

“你在想什么呢？”甘柠真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她乌黑的长发被风吹到我脸上，清凉如雨丝，有一种痒痒的温柔。

“我在想，北境的门派有些奇怪。”我随口道，“门人弟子似乎并不愚忠本门，一旦掌门身死，往往树倒猢狲散。红尘天的颠三倒四派、狮吼秘道门是如此，清虚天的破坏岛也是如此。”

甘柠真摇摇头：“红尘天都是些不入流的小门派，自然是树倒猢狲散了。罗生天、清虚天和它们不一样，世代名门，规矩森严，拥有强大的凝聚力。破坏岛烟消云散，那是拓拔峰性子随兴不羁，又没有立下继任掌门的缘故。我听说，他与楚度决战前，就自动解散了破坏岛。”

我冷笑：“公子樱和庄梦也出了一点力吧？星谷和碧落赋的弟子，最近怕是增加了不少，破坏六字真诀也搞到手了吧？”

甘柠真默然有顷，目光柔弱而痛楚：“这些天，我的心很乱。只要我呆在碧落赋，就迟早会卷入罗生天与清虚天的斗争中，甚至会和海姬兵刃相见。”

我轻轻叹了口气：“乱世洪流，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

“回龙蝶洞府吧。在那里，没有人会打扰我们。可以避开战乱，避开那些险恶丑陋的争斗。”甘柠似乎在急切向我呼唤，我却无法回答。她闪亮的眸子渐渐黯淡下去。

沉默了很久，我低声道：“小真真，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一个人啊。”

我抬起头，仰望苍穹。我无法逃避，也不喜欢逃避。正像甘柠真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争强好胜，哪怕一息尚存，也要拼命挣扎的人。

四周一片漆黑，眼看已过四更，天色却没有转亮的迹象。夜空乌云低垂，浓重如铅，